

北京鋼院

1958年9月22日出版

第187期

本期共2版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院刊編輯室編

用鋼鐵打擊美國侵略強盜

我師生員工堅決以實際行動擁護陳外長聲明

我院師生員工昨天看到陳毅外長的聲明，許多班級、教研組集會，進行了討論和座談，一致表示堅決擁護，大家都提出一定要以實際行動粉碎美帝國主義的挑釁，堅決為解放祖國領土台灣、金門、馬祖而鬥爭。

煉鐵專業師生決定在十天內再建一座二至三立方公尺的小高爐，到25號時，他們要掀起一個煉鐵生產的高潮，把高爐的利用系數降低在0.428以下。電爐車間的“戰鬥員”表示：一定完成我院四千噸鋼的生產任務。他們都要以多煉鋼，多出鐵，用鋼鐵回擊美帝國主義。六百多名奔赴祖國鋼鐵戰線的鋼鐵戰士表示，要把憤怒化為力量，用鋼鐵來埋葬美帝國主義。軋鋼廠全體軋鋼工向黨表示：苦幹十天，一定完

成“十一”獻禮項目，克服一切困難，保證完成與超額完成年底一千噸的砂鋼片生產任務。冶金爐教研組表示要突擊兩天試制成功高溫耐火材料。

我院戰鬥師團的戰士在看了陳毅外長嚴厲杜勒斯的聲明後，都決心要加緊軍事訓練，隨時做好準備，祖國一旦需要，立即奔赴前線。（哲）

人人精神奮發 個個志氣昂揚

我院下鄉同學參加市誓師大會 周總理、彭真市長到會指示

20日上午，我院即將赴各地參加採礦、選礦及化驗分析工作的600名鋼鐵戰士們，到北大參加了市高校和中等專業學校支援鋼鐵生產誓師大會。會上聽了周恩來總理和彭真市長的報告，同學們受到極大鼓舞，個個精神奮發，志氣昂揚，一致表示堅決克服困難、虛心向群眾學習，保證出色的完成黨交給的一切任務。在勞動中鍛煉改造自己，用思想和生產的兩大豐收來回答人民的期望和黨的關懷。

六百名戰士昨天已經開始陸續離校。

（承 誨）

自稱「X光專家」趙松鶴被將了一軍 製造聚焦X光機青年領先

自稱為全國四大X光專家之一的物理教研組教授趙松鶴，最近被將了一軍。金屬物理教研組的年青教師、實驗員和幾位二年級同學，自製一套聚焦X光機，工作進展迅速，日內就可向黨獻禮；但趙松鶴在逼人形勢之下，和青年人“比武”的同樣獻禮項目，直到今天為止，手里卻仍然是幾張草圖。年青的師生

們剛踏上科學研究的道路，困難是很多的，他們尊敬教授，想從那里得到幫助，但由於有些教授靈魂深處寄生着骯髒的自私保守思想，因而使青年們在進行科學研究工作中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彎路。

一個多月前的時候，金屬物理教研組的年青教師，想自製一套聚焦X光機，作為“十一”獻禮。但資料十分缺乏。他們因想到趙松鶴曾在學生中宣傳過他是中國的X

光專家，想來必有辦法。因而登門造訪。但趙態度含糊不明。後來他們貼出向趙挑戰的大字報，趙在逼人形勢之下只得表示應戰，但對合作一事避而不談。年青人見趙不願合作決定立即行動起來，自己苦幹。經過半個月的奮戰，他們終於在黨的領導和教育下，戰勝了重重阻礙，完成了聚焦X光機的主要結構部份，很快這套玲瓏的機件就要走上獻禮台了。（鋼士）

堅決拔掉獻禮中的白旗 各青年突擊隊已投入戰鬥

自高院長分析了我院獻禮中的問題，並號召青年教師和同學組成突擊隊後，全校各系在黨團總支領導下，各

主要獻禮項目中都已組成突擊隊，並已開始戰鬥。工藝系團總支在21日晚召集了各突擊隊隊長會議，大家一致認為，有些教師至今還在死抱住白旗不放，違背黨的指示，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影響了科研工作迅速進展。為此，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和資產階級思想展開堅決鬥爭。同學們應當擺脫某些資產階級教師的“迷魂陣”，要敢想敢幹，大擺擂台。

為了加強對突擊隊的思想領導，團委決定在突擊隊中建立團的組織。

（陳進化）



我院的“十一”獻禮運動，由於廣大師生員工的辛勤努力，已取得一些成績。但是進展十分緩慢。截止本月18日，已經完成的主要獻禮只有49項，這個數字僅占全院主要獻禮項目總數92

項的53.3%。

究竟是什麼阻礙了我院獻禮工作的迅速進展呢？事實證明：是資產階級的科學研究路線和觀點。我院獻禮運動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表現，特別是教師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表現，是相當嚴重和比較普遍的。本刊二版今天所揭發的只不過是其中的點滴而已。但是，就從這些材料中，人們已經能夠看出它的嚴重危害性了。

目前，科學研究中所反映出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個主要特點是，不相信群眾能搞科學研究。具有這種思想的資產階級學者們，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強調單干，不願與別人合作並對別人實行技術保密。他們一方面要求黨、要求組織為他們準備好進行科學研究的物質條件，要同學們作他們的“助手”；另一方面，卻不把研究目的、理論原理、工藝過程和配方等告訴和他們一起進行研究的同學們，而把同學當“小工”使用，叫同學打雜。人們形容這種狀況說：“教授動腦，助教動嘴，學生動腿”。這是十分中肯的諷刺。很明顯，這些人之所以如此，是企圖利用國家資金和設備，利用同學們的勞動，來達到自己名利雙收的目的。這是極端卑鄙的資產階級損人利己的思想表現。

由於教師中相當普遍的存在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因而大大地挫傷了廣大同學的積極性，使學生不能真正參與科研工作並在科學研究中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阻礙了獻禮運動的迅速進展。

除教師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外，一部分同學也存在着對於科學研究的神秘觀點，思想沒有徹底解放，認為自己學的東西少，搞不出什麼名堂來，因而不敢獨立的開展科學研究，不敢和教師擺擂台比武，這也是獻禮活動中的一種思想障礙。

然而，更嚴重的是，有些人竟然看不到這些嚴重思想的存在，有些人見到竟熟視無睹，聽之任之。有些黨團支部在領導獻禮工作中忽視了思想工作，沒有認真地展開兩條道路的鬥爭。看不見科學研究中存在着兩條道路的鬥爭，或者對資產階級路線和思想不進行鬥爭，這就是右傾，就是妥協，就是向資產階級思想讓步。科學研究領域中的資產階級路線和思想是客觀嚴重存在着的，只要我們貫徹黨的科學研究路線和方針，那末，資產階級道路和無產階級道路之間的鬥爭，就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接受和堅持黨的路線的人，不應該逃避這場鬥爭，而應該面對這場鬥爭，敢於進行這場鬥爭，直到完全勝利為止。

在這場鬥爭中，科學研究要不要政治掛帥，特別是要不要發動群眾，仍然是鬥爭的焦點所在。堅持資產階級路線的人們認為，只有少數“專家”才能領導（實際上是資產階級領導）和從事科學研究。他們排斥群眾——在學校中主要是排斥廣大同學——搞科學研究。而無產階級的科學研究路線則認為，只有黨才能領導而且必須由黨來領導科學研究，必須發動群眾才能搞好科學研究。當然，我們並不是要否定專家的作用，我們一直歡迎那些願意放棄自己的資產階級路線和思想的專家迅速加入科學研究的群眾行列中來。我們反對的只是堅持走資產階級道路的“專家”，自私自利頑固不化的“專家”，妄想壟斷科學排斥群眾的“專家”和空口說白話的“專家”。我們認為，廣大群眾——在學校中就是青年教師和同學——才是科學研究活動中的主力軍。只有發揮他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保證“十一”獻禮的科學研究計劃順利完成。

黨團組織必須向群眾進行教育，使他們懂得，科學研究並不神秘。只要堅決依靠黨的領導，依靠集體的智慧和力量，我們就能無往而不利。後來者居上，這是規律。作為科學研究工作中的主力軍的廣大青年教師和同學，應該打掉妄自尊大，發揚大無畏的共產主義精神，要敢於向科學挑戰，向資產階級的“權威”和“專家”挑戰，要敢於和他們唱對台戲。要知道，少數資產階級“專家”壟斷和包辦科學文化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群眾掌握科學、發展科學的時代已經到來。“數風流物，還看今朝！”

現在離“十一”只有九天了，而全院主要獻禮項目還有將近一半需要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來完成。這個任務是十分艱巨的。我們必須馬上清除資產階級思想的障礙，把群眾真正發動起來，名符其實的做到政治掛帥，這樣才能保證獻禮任務的完成。

同志們，立即行動起來，向科學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開火！



完成獻禮向黨報喜

（王錦攝）

在科学研究中必須開展兩條道路的斗爭

这是什麼思想?

鑄59.2 張成卓

王兆昌教授在訂紅專規劃時，提出要研究球墨鑄鐵在爐內直接熔煉，預定一年半做出結果。鑄59同學認為此項研究意義重大，在“七一”獻禮時，提出要協助王先生立即動手突击研究，爭取“七一”向黨獻禮，並且成立了一個小組來協助工作。可是王對同學們的热情很冷淡。他自己不著手研究，我們要著手工作再三找他幫助時，他只是給了一篇資料摘要，籠統的提了點意見就算了事。以後，始終強調自己沒有考慮過和沒有時間考慮來拒絕指導我們。光這還不算，有一次我們偶然向王先生提到，我們曾對張聯芳先生談過這項研究工作，張先生還提了點意見時，王先生馬上翻臉說：“那好吧！既然張聯芳有意見，你們找他去了好了，這事我不管了！”我們再三婉言解釋，他才勉強息怒。

又有一次，我們有問題去找王先生時，他竟直截了當地說：“這題目很複雜，很困難，我看你們還是不要做。”可是當我們實驗有了成果（後來證明不可靠），拿去請他看時，他又冷淡地說：“這也沒什麼，只不過是重複美國人的實驗而已。”後來因工作調動，我們暫時停止了這項工作，他不僅不協助我們分析研究結果，却諷刺地說：“你們這就完了嗎？失敗了也該做個總結呀！”我們說，這仅是開始，還沒有完。

王先生對學生科研工作及其成敗的這種態度並不是偶

然的。例如，有一次王和鑄59搞土轉爐的同學發生了激烈的爭辯。王先生說，為什麼你們一定要搞轉爐，我不能理解。同學們再三解釋了工作的目的和意義，可是王先生仍舊說不能理解。同學們要求教研組支持，王先生不但不支持，反而說：你們這不在教研組計劃之內，要同學寫檢討，立即放棄這一工作。真奇怪，搞一個得到校內外好評的有重大意義的轉爐，許多人日夜苦幹實幹，教研組主任却要他們寫檢討。

王先生近年來一直研究球墨鑄鐵；這一次領同學到汽

車廠實習，汽車廠正在研究同一問題，因此，廠方請他指導，王先生却堅決拒絕。

王先生自己的研究又是怎樣進行的呢？題目是國家交下來的任務，可是一直拖了兩年多，化的錢不少，做出來的結果卻不多。王先生擔任的研究工作的絕大部分都是兩位“助手”做的，王先生只是給一下配料數據，看看實驗結果，“解決”一下“重要”問題，就是最主要的實驗也不參加。原有的助手走了，工作就只好停下來。但是，這樣做出的結果卻算王先生的研究成果。這樣的教師，如果不改造思想是很危險的，希王先生三思。

徐行健旧病未除

雖然在雙反運動中，大家揭露和批判了徐行健先生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但是最近我們在儀表組和徐行健先生一起工作的過程中，仍然感到徐先生現在還沒有認真改正錯誤，跳出個人主義的圈子。

首先是狂妄自大，自吹自擂，瞧不起別人，瞧不起群眾。他要單獨設計火箭。覺得同學們裝配的儀器都不能用，不顧同學們的辛勤勞動；搞壞歸學生，搞好歸自己。正因為他看不見群眾的力量，所以極端忽視生產組織工作，認為設計、修制、施工，校驗都非他不可。

其次，徐先生是有一套實力政策的，他曾經十分錯誤地說“機械系同學不敢向張國英先生貼大字報是因為貼了張先生要走。”言下之意是張國英先生有技術，誰也

不敢碰他。徐先生訂了很多“宏偉”的計劃，為實力地位積累資本，而對生產急需的項目，如放大器，感應爐等却干勁不大，因為不易達到沽名釣譽的目的。在製造過程中，如遇到困難，對滿足自己的名利的目的不利時就丟沙帽，洗手不干。

徐先生的面子高於一切，同學們為了掌握製造高頻感應爐的技術，向電工教研組一位老師請教了一下，這個事情竟冒犯了他的自尊心，第二天就將我們的“軍”，叫我們以後去找電工教研組，而且把從電工教研組抄來的線路圖要去看了，一口氣挑了五個毛病，硬說人家的線路不能產生振盪。

由於徐先生的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妨礙了工作更進一步的躍進。

儀器車間共青團小組

必須堅決貫徹多快好省方針

卞田田 丘亮輝

我院十萬噸鋼鐵廠的設計工作已進行一個多月了。在設計的每個具體環節中，都貫串着多快好省與少慢差費的鬥爭。

我們在鞍山實習時，見過的設備都是現代化、自動化的，因此，在設計中，不知道該用什麼，該省什麼，只能死搬硬套鋼資料硬套，結果第一次設計的“小鞍鋼”僅薄板、鋼管和中小型三個車

間的热处理工段的總投資就要195.761萬元，幾乎佔全廠投資1000萬元的19.6%。

在設計過程中黨教導我們要坚持教學、科研和生產三結合的原則，要貫徹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和土洋並舉的多快好省的方針。

經過大辯論後，大家有了初步的認識。於是我們便開動腦筋，充分挖掘潛力，緊縮設備，在維持原有產量的條件下三個熱处理工段總投資降低到70萬元左右，只佔全廠總投資6%。其中還包括了一個土洋結合的發生爐煤氣站，它的投資只及洋的1/6；一個土洋結合的裝料機，它的投資只及洋的1/10。節省的120萬元可以再建二個同樣類型的热处理工段。這是由於政治掛帥後，貫徹了黨的建廠方針的結果。

在為節省每一平方米車間面積和每一元國家投資的鬥爭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有些人做了促退派，他們

很少提合理化建議，強調客觀困難而忽略了人的主觀能动性。

例如有些人提出要把鋼管退火的外部機械化式爐的裝料台，移到裝料機軌道下面（地坑）的建議時，促退派就出來反對說：“那兒有這種爐子？你們見過嗎？”好像他沒見過就不許有似的。當我們找到一本雜誌上有這種地坑時，他又以工人操作不方便來反對，其實根據鞍鋼的實際情況，裝料機軌道離爐門有2.5M寬，並不影響工人操作。接着他又提出別的借口：挖坑太費工。當我們說同學可參加義務勞動，他立即提出第四個借口：挖坑後裝料機軌道不牢固。我們說可用水泥加固，他又說漏水，我們提出加防水層，于是他拋出了最後一張王牌：挖坑費錢。我們就跟他算細帳，結果他的方案要2.1萬元投資，而按我們“挖地坑”的方案投資只要0.1萬元就夠了。他們求大、求新、求洋、求寬敞的四求思想表面上是為了工人操作方便和保證產品質量，實際上違反了黨的多快好省的方針。經過擺事實、算細帳，大家辯論後，促退派也開始轉變了。經過這次鬥爭，不但使設計的項目節省了國家投資，而且改造了思想，提高了覺悟。設計中大家鼓足了幹勁，在設計鋼廠的同時，還完成了砂鋼片退火爐、含油軸承廠的還原爐的設計，並要為北京市第二機床廠突击設計出一個鑄件退火爐。有些人怕展開二條道路鬥爭後關係搞不好，而事實是：只有通過鬥爭，思想一致以後，才能真正搞好團結。

現在全室師生正日夜苦戰，保證苦戰20天，基本完成全部設計任務！

共產黨員要敢于向保守思想宣戰

丘亮輝

共青團員能和共產黨員在一起研究祖國急需的磁性材料，是滿懷信心和愉快的。但是共產黨員王潤同志却使一些青年大失所望。從外表上看，他是缺乏朝氣和幹勁的“老頭”，而思想上則存在着迷信和保守。

一個共青團員在回憶和王潤同志一起工作的情况時說：第一天接到任務很高興，看了三天文獻心里涼了一半，畫了三天圖又似乎愉快一些，鋼鐵研究院坐四天冷板凳就悶了一肚子氣。自己的工作做得沒頭沒腦，再加上協作碰了一鼻子灰，情緒也就够灰的了。

對學生來說，是不是做科研一定非看文獻不可呢？（我們不否認培養學生閱讀文獻能力的必要，但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要同學看俄文、英文，以至德文、法文、日文，這完全是脫離實際的作

法），為什麼精通外文的先生不能在研究工作一開始就向同學講解和交底呢？

同學跟王潤做了廿多天實驗，却始終不知道鋼的成分、用途，同學今天做完了工作不知明天做什麼。由於王潤同志思想解放不夠，不相信群眾，沒有政治掛帥，沒有走群眾路線，所以使獻禮工作受到損失。

王潤的保守思想在七一獻禮中就有所表現。當時他說同學搞獻禮是好高騖遠，脫離實際，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和可能做些什麼。現在看來這種思想還沒有克服。

我們也了解，王潤同志很忙，有時連着開幾天夜車，雙眼透紅還堅持工作。這是好的。但用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上述保守思想却是不能容忍的。我們希

望王潤同志要勇于向保守思想宣戰。

看，金相教師的資產階級思想

一、陳國良的資產階級科研路線

獻禮工作，同學已辛辛苦苦幹了好幾十天。但是，同學對科研目的卻不了解。高溫合金究竟耐溫多高，上帝知道！為什麼這樣配料，先生閉口不言，同學只知道按照規定的成份算百分比，稱天平。原料配好後要同學混和攪拌，但當同學提問為什麼這樣規定呢，陳先生却回答：“你這樣拌吧！”當同學和完經24小時後，問他還要幹什麼，他毫不介意地回答：“繼續和吧，和的時間越長越好！”加热的爐子構造不講，但卻讓同學去管，出了問題非得找他不可，他若不在，就得停止工作。

有一天，陳出去找模子，結果，同學又得“放假”一天。因為保密，同學什麼都不知道，無法工作。現在模子仍然沒有，陳不是動員大家想办法克服，而是強調困難。同學提議出去跑跑，他說已跑過了，找不到。但又在這里保證“十一”可以做完，這種矛盾的說法，令人為之着急。本來項目預定在九月五日完成，但因不發動群眾解決困難，又延期至八日。後來模子仍未找到，又延至十五日，可是現在仍無模子，確又推到十月一日。

同學向陳老師提意見，他的態度冷冰冰的；相四同學開會批評他走專家路線邀他參加，他拒絕。與之相處的同學都感到他態度傲慢，大

家稱之曰“教授”。陳國良的資產階級思想是嚴重的，我們希望他能主動的批判自己。

二、迷信教授的田琮

田老師凡事必請教於徐祖耀先生，但徐先生在獻禮中只動嘴而不做具體的工作。田到各組了解情况時經常的回答是：“哼！很好，就這樣做吧！”却不了解有困難如何解決、對參加獻禮，做實際工作的同學不理睬。同學提意見，他不高兴。只有教授說了算數，這難道不是資產階級的科研路線嗎？

我們認為，金相教研組有些教師的資產階級思想是相當嚴重的，必須要進行批判。這裡談的只是點滴，望金相教師進行自我揭發。

（大字報節錄）